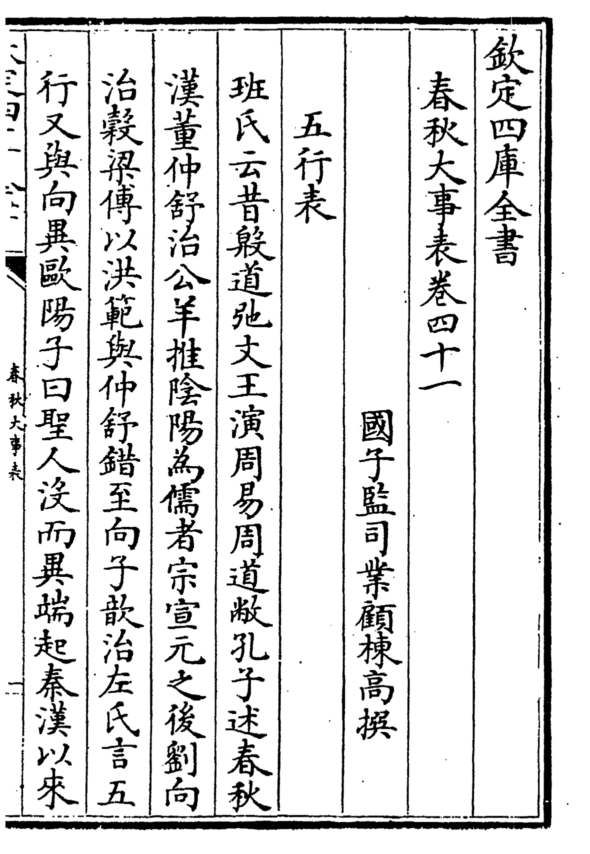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五行表

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沒而異端起秦漢以來

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説不勝其繁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説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而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謫見于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工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太戊脩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所以然之

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脩吾人事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嗚呼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故詳書災異而不列其事應以示吉凶無常人君側身脩省無日敢即怠荒之意垂教可謂至矣佘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蜚鸜鵒之類多見于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左氏于昭四年大雨雹載申豐言魯不藏冰之咎哀十二年十有二月螽仲尼歸之

失閏此當日黨于季氏抹擻災異使人主漫不知省而復托于大聖人之言以欺後世嗚呼此張禹谷永諸儒所以接跡于天下也輯春秋五行表第四十一

地震

王氏葆曰春秋五書地震惟于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于強楚內脅于強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地動孫氏覺曰春秋書地震不曰于某地蓋聖人之意曰地一震動則其應于天下不止于一方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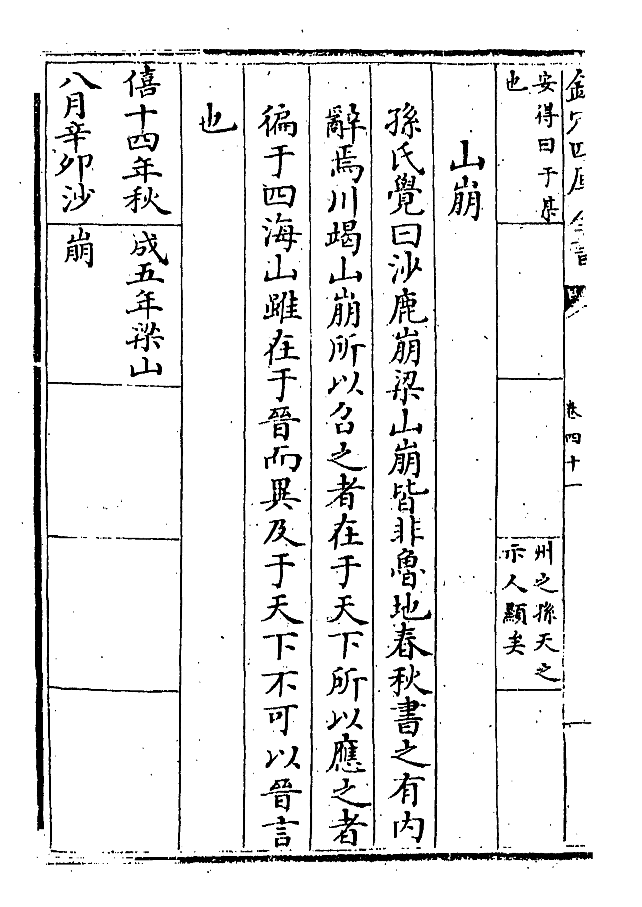
昭十九年己卯地震

汪氏克寛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是時季孫强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謫及于難

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杜氏預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汪氏克寛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安得曰于是也

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山崩

孫氏覺曰沙鹿崩梁山崩皆非魯地春秋書之有內辭焉川竭山崩所以名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山雖在于晉而異及于天下不可以晉言也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

崩

成五年梁山

鹿崩

公羊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劉氏敞曰不沙鹿曷為不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

趙氏鵬飛曰梁山在韓侯之國韓滅于晉共地為晉春秋不繫之晉者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為一國而書之

高氏攀龍曰梁山之東南為晉西南為秦西北為白狄當限隔華

夷之處而崩其變大矣

水災

趙氏汸曰災異在一國者以經所書本國人事考之則儆告之意可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緯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葢桓公弑立而好亂三家之所自出莊公國母淫恣不能制宣公簒適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勢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專此皆陰盛臣逆之應也

汪氏克寬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泛溢為害益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桓元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桓十三年大水書夏惟莊二十四年紀于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于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為災則不志也

桓元年秋大	水
桓十三年夏	大水
莊七年秋大	水無麥苗
莊十一年秋	宋大水
莊二十四年	大水

孫氏覺曰大者非常而為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則書之

家氏鉉翁曰不書月舉一秋而言也傷人害物而後書

王氏樵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

高氏閌曰春秋之時井田漸廢畎澮溝洫皆蕪而不治于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聖人書大水者悼生民之受其害而無以拯濟之也

張氏洽曰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

杜氏預曰公使弔之故書

呂氏祖謙曰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為後世戒

張氏洽曰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

汪氏克寬曰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歟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孔氏穎達曰門城門也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宣十年大水

何氏休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鄟役重民怨之所生

家氏鉉翁曰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

成五年秋大水

張氏洽曰是年山崩復繼以大水陰盛之徵

襄二十四年大水

許氏翰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劉氏敞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孫氏覺曰日食必鼓者為陰侵陽其為驗甚遠而災未見故聖人為伐鼓之法以救之大水則災及于物其驗已明而災已著無取于鼓也

張氏洽曰比水咎徵頻仍未有甚于此時者宣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為水旱之災書此以示戒也

年大水莊公不思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而徒以牲牷求免此魯之所以亂也

雷電霜雪冰雹

高氏閌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僖以時書酉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以時書為尤異

汪氏克寛曰書大雨雹三僖二十九年昭公迭見于三年四年僖公頗能勤于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此獨不言

僖十年冬大雨雪　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孔氏穎達曰震是霹靂而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胡傳雹者戾氣也陰脇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僖公即

胡傳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是陰氣縱也孔氏穎達曰説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者雷之甚者為震

大者周之十月令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即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為異

言雷電擊之者霹靂有聲有光雷電之大者爾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

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昭三年冬大雨雹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氏敞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未為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雹不輙降乎豐黨于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

為抹殺災異

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

霞峯華氏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宜殺而不殺也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其變相反而其占一也威福者人主之柄主失其柄以有罪而賞必至以無罪而罰其事相反而其實一也

趙氏汸曰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黄落謂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

再花而實周十月夏之八月霜不當重而殺菽皆非常之災李堯俞曰菽之為物易長而難殺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范氏曰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孔氏穎達曰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大豆之苗又是

杜氏諤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故詳志之

許氏翰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矣

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

案春秋書無冰三桓十四年以正月成元年以二月襄二十八年書春周之正二月夏之十一月也法當堅冰無冰溫也是為常燠之罰書雨木冰一成十六年以春王正月正月令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寒甚之過其節也是為常寒之罰

經文	注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何氏休曰周之正月夏之
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啖氏助曰二月令之十二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汪氏克寬曰是時襄公昏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温也

陳氏宗之曰燠而無冰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張氏洽曰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

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

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胡傳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莒卯沙隨之事高氏閌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温而下寒也後世謂之木稼多應在大臣漢儒之學豈無所受

但不當每事求合耳　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不雨

李氏廉曰經書不雨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莊三十一年冬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雨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經書大旱二僖二十一年夏及宣七年秋正義

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

霞峰華氏曰穀梁每時而一書閔雨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文定以僖文二公之行事合之經之所書其為得聖人之㫖無疑矣每時而一書望雨也望雨不得雨故歷三時而三書不雨以志憂不得雨而憂故得雨而喜書六月雨以志喜文公不雨而不求雨

故歷三時歷四時而一書不雨略也書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八月雨不以雨不雨為欣慼也穀梁所謂無志于民也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呂氏大圭曰此年纔一時不雨二百四十二年如是豈止一年而已特書之者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張氏洽曰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趙氏鵬飛曰文公之世累

僖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范氏甯曰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
張氏洽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

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高氏閌曰建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杜氏預曰雩不獲雨故書旱
汪氏克寬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

莊公亟興土
木屢見災異
故詳志之
程氏端學曰
冬不雨不害
禾稼而亦書
者見聖人爕
理陰陽無所
不至不但為
害禾稼書也

文二年自十
有二月不雨

數月不雨而
公不知息于
政矣僖公三
書不雨纔一
月必書見僖
公有憂民之
心而閔雨也

文十年自正
月不雨至于

阽危而去冬
及今年春夏
之不雨雖記
陽亢時災然
書法異于文
公亦因以著
其君尚憂民
之憂也

文十三年自
正月不雨至

巳之月萬物
始戚待雨而
大古者以是
月雩而祈雨
則六月之雨
尤為可喜
李氏廉曰一
經書雨此為
特筆與他公
之止書不雨
者異矣

宣七年秋大
旱

但一時不雨
而為災則書
旱莊三十一
年冬不雨不
曰旱者五穀
既登則害于
民者淺故不
書旱爾

至于秋七月

汪氏克寛曰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非也蓋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綱目于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

秋七月

程氏端學曰文公時三遭亢旱其所以脩民事奉天時者可知矣

于秋七月

陳氏岳曰凡旱為災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為災如僖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為災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為災可知

杜氏預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汪氏克寛曰宣公連歳事齊頻于朝聘兵戎之事先乎伐萊而螽為災後乎伐萊而旱為虐猶不知警而重取于民益不至于稅畝不已也

知

無麥苗 饑

趙氏汸曰經書無麥苗一杜氏曰秋大水漂之也大無麥禾一劉氏曰經無水旱蟲螟之災忽無麥禾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向春秋說以為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闔境皆然百姓以饑所謂大無麥禾者也劉

侍讀之說必兼高氏其義乃備

莊七年秋無麥苗

孫氏覺曰麥苗之無以水災災之所不及猶有存焉不得曰大大者非常之辭無麥苗志之于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于冬見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孔氏頴達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

程氏端學曰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

宣十年冬饑

張氏洽曰積貯天下之大命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蟲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宣十五年冬饑

張氏洽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薛氏季宣曰民有殍為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

歲凶也春秋一字聖人非茍然者
要之于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敕人事燮理陰陽而已

蟲孽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二莊公一書螽者十桓僖文襄各一宣公哀公各三書蝝生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弒凡得國而又改法重困農民故螽蝝水旱之災比歲相仍

聖人備書爲後鑒也

桓五年秋螽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
程氏端學曰螽者乖戾之氣所生生則害五穀

僖十五年八月螽
穀梁曰甚則月不甚則時
橐纂曰穀梁之說非也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

文八年冬十月螽
何氏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頻擾之應

宣六年秋八月螽
高氏閌曰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爲災不久異于以時書

宣十三年秋螽
張氏洽曰自六年至十五年三遇螽災而加以水旱宣公不節用愛人之所致也

宣十五年秋
襄七年八月
哀十二年冬
哀十三年九
十有二月螽

螽

何氏休曰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螽

高氏閌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見多矣春秋舉重以見輕耳

十有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月螽

黃氏震曰左氏凡十二月螽皆以為司歷之過民時亂而農功失司歷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此理哉況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蝗蝻在地冬雪乃濕入今冬

呂氏本中曰二年三螽陰陽錯亂甚矣

呂氏大圭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穀梁曰災甚也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趙氏汸曰按後代史志有

宣十五年冬蝝生

杜氏預曰蝝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趙氏汸曰凡蝝生未為災

遇風而墮者有因大雨而墮者有墮而死者有復為災者	
本不書此為一歲秋螽冬再生蝝記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蝝生而又書螽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	

趙氏汸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書螽者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益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

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

隱五年九月

螟

齊氏履謙曰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于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

隱八年九月

螟

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莊六年秋螟

案孔氏穎達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是時文姜淫亂于內莊公不禁反與齊侯抗王人納衛朔昏冥無知故天為見異

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于内外所書如此

物異

案春秋書多麋一麋魯地所有多則為異有蜮有蜚有鸜鵒皆魯地所無今忽有之故曰有

莊十七年冬	多麋
莊十八年秋	有蜮
莊二十九年	有蜚
昭二十五年	有鸜鵒來巢
附 僖十六年	春正月六鷁

五行志曰劉向以為麋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娶齊之淫女其象先見爾　趙氏汸曰杜氏謂麋多害稼然為災輕當以記異為重

孔氏穎達曰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陸璣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在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

劉氏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于四方也

杜氏預曰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胡傳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五行志曰劉向以為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　張氏洽曰邵子云天下將亂地氣自南

退飛過宋都

程子曰倒逆飛也有氣驅之也　陳氏深曰鷁水鳥遇風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伯反為楚辱之兆也

而北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是時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不止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火災

汪氏克寬曰宫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宫新宫亳社譏不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宫僖宫譏其非禮而

宜災也

霞峰華氏曰御廩所以奉宗廟也御廩災公將不得奉宗廟矣西宫小寢人君燕私之地僖公之薨于小寢知公之即安于燕私也西宫之災其以示戒歟廟災而哭得禮之常法不宜書故質夫以爲神未遷主然宣公薨二十有八月而主未遷書之亦以誌其慢而天譴告之也雉門兩觀僭也因災而志亦以見其非禮也桓僖親盡而廟不毁故天火及之亳社亡國

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故亳社之災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公羊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高氏閌曰君躬耕夫人獻種稑以供粢	公羊曰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杜氏預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	余氏光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是魯僭天子之制而非禮也	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胡傳桓僖親盡矣季氏者出于桓立于

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于此

何氏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時宣公薨已二十八月

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

僖以是為悅而不毀歟孫氏覺曰桓為哀公之十世祖僖為哀公之七世祖高氏閌曰諸侯五廟桓僖不毁是三家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録之于是乎知有天道

哀四年六月

辛丑亳社災

楊氏士勛曰周禮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一在東一在西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汪氏克寬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

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

汪氏克寛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葢災及于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成周書宣榭責王室不謹于火雖人火焚之而不能救其罪尤著矣

李氏廉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

宣十六年夏 莊二十年夏 襄九年春宋 襄三十年五 昭九年夏四

成周宣榭火

彙纂曰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何氏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非也宣廟即或未毀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杜氏預釋榭為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成周

齊大災

杜氏預曰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劉氏敞曰其言大何宗廟廄庫盡矣齊災何以書予焉爾

災

杜氏預曰宋來告故書彙纂云當以杜氏預為正公穀以為外災不書者非也詳見三傳異同表

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汪氏克寬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十五年共公卒婺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居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于死春秋賢之所以

月陳災

高氏閌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聖人存邶鄘之風亦此意趙氏汸曰凡外災告則書惟此年書陳災在陳亡後時叔弓會楚子于陳或叔

為周之東都吉日車攻詠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為宣王講武屋無疑矣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彙纂曰四

風厲千古

引歸語陳災而書或以楚人告而書

國皆來告火故春秋書其事杜註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存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一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三傳異同表

孔子作春秋為傳說者五家今惟存公穀左氏考前漢書儒林傳公羊學最先立自大儒董仲舒丞相公孫弘皆為公羊學故武帝尊用之至宣帝以衛太子好穀梁迺詔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諸儒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而公羊浸微左氏最晚出特以劉歆好之至平帝時王莽顓政乃得立是時為左氏之學者微甚於二家靡得而同也然今世之學春秋者微左氏則無以見其事之本末蓋丘明為魯太史親見魯之載籍如鄭書晉志夫子未嘗筆削之春秋莫不畢覽故其事首尾通貫學者得因是以攷其是非若公穀則生稍後又未仕列於朝無從見國史其事出於閭巷所傳說故多

脫漏甚或鄙倍失真如穀梁以莒人滅鄫為立異姓
公羊謂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為脅於齊媵女之先至
不知其何所考據考其事之前後又别無因由學者
無以見其事之必然也然特好為異論其説多新奇
可喜故漢世遵用之漢時凡國家有大事詔諸儒各
以經誼對武帝伐匈奴而謂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
大之雋不疑叱縛偽太子而以蒯聵得罪靈公輒宜
拒而不納皆悖義傷教之大者至子以母貴之説遂

為古今妾母為夫人者之藉口經術之誤流於政事所繫豈渺小哉左氏言多近理惟以隱三年夏四月辛夘尹氏卒為君氏似不若公羊譏世卿之為得其正學者取以折衷焉可也左氏註舊有服杜公羊註有何嚴註穀梁者且十家今行於世者惟杜氏何氏范氏杜最精密何休往往因公羊之說而增加其辭惟范甯註穀梁多所規正今擇三傳之各異及註之發明者並表而出之其有三傳俱不可通而後儒以

意臆斷者亦附列其間啖趙陸氏之辨疑劉氏敞之權衡李氏廉之會通及　聖朝彙纂用以平三傳同異四家之說猶有未愜則間附鄙見極知僭踰然學者得藉是以求聖人之意不至汗漫而無所適從于是經亦不為無補輯春秋三傳異同表第四十二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　元年春王周正月

公羊　春者何歲之始也

穀梁　雖無事必舉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曷為反之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李氏廉曰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為建子得之矣而畧於春字之義何休以斗指東

方為春得之矣而畧於正月之文至穀梁則皆無論焉漢唐諸儒直以周孟春為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為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聖人虛立春字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趙氏汸曰周人改時改月如使周不改時則聖人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

朱子曰胡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夫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

案公穀皆以不書即位為讓但公羊以讓為正穀梁以讓為不正公羊以桓母為夫人穀梁以桓母為非夫人則穀梁為得之國君不再娶於禮無二適仲子安得稱夫人桓公安得子以母貴乎

而仲尼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即位以明大法
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禀命而無承者遍天下
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
皆書即位既諱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幸
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修經直以
天自處而於此乎何恤焉則尤悖理逆天之甚矣
彙纂曰左氏以為攝公穀以為讓而杜氏預釋之
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胡傳
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義恐未安夫君行即
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
之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 五月辛丑太叔出

公羊 克之者何殺之也

穀梁 克者何能也何能

奔共叚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叚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何註弟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

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叚之有徒衆也叚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

范註目君謂稱鄭伯

疏云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是殺世子直稱君也此年鄭伯克段于鄢及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是殺母弟直稱君也

案左氏云段出奔共而公穀皆曰殺據隱十一年傳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公穀之說非是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豫凶事非禮也

公羊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宰士也咺名也

穀梁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

劉氏敞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以見任之最重宰者尊稱非中士所當冒以為士以為氏皆非也

李氏廉曰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賵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彚纂曰左氏謂子氏未薨其謬不待辨穀梁謂仲子為惠公之母母以子氏例以成風亦合但史記年表惠公即位於平王三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似太久遠當以公羊說為是宰為家宰則劉氏敞之說得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 非王命也

公羊 何以不稱使奔也

穀梁 來者來朝也其弗

杜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傳曰非王命釋其不稱使

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

謂朝何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彙纂曰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為朝公羊獨以為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為爵公羊獨以為字當以左註為是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諸侯不行覲禮王不能治而祭伯反與之交其持議尤正

公子益師卒

左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公羊 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所傳聞異辭

劉氏權衡曰左氏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皆為公與小斂乎何以得書日穀梁曰惡也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非惡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

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家氏鉉翁曰或日或不日舊史記載之有詳畧而非褒貶惟公羊之說近之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左 司空無駭入極

公羊 何以不氏貶曷為

穀梁 不稱氏者滅同姓

杜註無駭不氏未賜族

貶疾始滅也

貶也

劉氏敞曰公羊以為疾始滅非也春秋文不害實今更滅為入則是文害實矣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僭佚猶鮮故魯卿執政多再命翬挾無駭皆是也穀梁謂貶滅同姓非也案入則不得謂之滅矣

許氏翰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若無駭翬挾柔溺是也齊桓以後列國皆命大夫無不稱族者蓋不復請命於周也

李氏廉曰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穀梁則以為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左　卿為君逆也

公羊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逆也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周國自在渭旁况文王當時乃為公子未為國君

朱太史公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公羊此傳文以解之而於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四年公孫僑如如齊逆女皆譏其以大夫逆此為定解矣程子獨非之云云其言又極有

理彙纂從其說故於此年節刪公穀傳文而於桓宣成三年逆女之傳凡主公穀譏不親迎者皆刪去可謂另闢乾坤然程子及彙纂俱不別解春秋所以書逆女之故春秋合禮不書書逆女既未嫌於大夫此又何以書乎愚另有論見嘉禮表後惟棄氏夢得則以逆與迎為二逆女乃娶於他國之道上大夫逆之即館及期而後迎未有迎女而親迎之者先儒一之之謂春秋書逆女為譏不親迎是知迎而不知逆也此又另為一說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 魯故也

杜註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

公羊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 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

何註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范註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也言相推先為伯也

案穀梁云伯之穿鑿可笑左傳以子帛為裂繻字杜註因增出平莒魯之怨事不見經傳尤支離無謂况大夫無列在諸侯之上者何休之說尤誕妄此當直作闕文程子曰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於密吳氏澂亦云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直截了當惟不知闕文之說故公羊於桓二年紀侯來朝

據何休註云紀本是子爵因天子將娶於紀故加封百里進爵為侯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有云后父據春秋襃紀之義應劭引此為證漢書凡立后先進其父為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因春秋一字之誤曲成其說遂至如此趙氏經筌獨主左氏之說謂自莒人入向有窺魯之心故無駭帥師入極以怖之而莒之伺間蓋未已紀裂繻道與莒子盟於密以為魯謀故書字以襃之紀此因杜註而益生支節尤鑿家氏鉉翁謂木訥之於春秋好揣摩傅會而為之說此類是也　積齋

或問云若紀子伯舊史本誤孔子所必正正之不得則不書安有如此之誤而可書之以傳後世者

此必孔子筆削以後之闕文所謂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 無傳

杜註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

衆左於元年歸賵傳云子氏未薨薨在此年故杜知左指此為桓母也

公羊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穀梁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呂氏大圭曰左氏曰桓母公羊曰隱母穀梁曰隱妻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其為隱之妻者近是

彙纂曰子氏羮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固非公羊以爲隱母先儒謂妾母不當稱夫人春秋之初禮法尚存不得以成風敬嬴爲比惟穀梁以爲隱妻義爲長故程子及胡傳皆從之

積齋或問云魯以隱爲君豈容不以子氏爲夫人稱夫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人之禮葬之也

張氏洽曰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羮而合祔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尹作君

左 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

公羊 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

穀梁 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

氏

孔疏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其母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何註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故加禮録之

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

范註隱猶痛也

趙氏匡曰春秋為經邦大訓豈有緣其為諸侯及魯大夫作主人之恩遂録之于經乎公羊惟譏世卿之說是

歐陽公曰公穀以尹氏為正卿左氏以君氏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彙纂亦疑而不敢定愚案左氏之說全無義理而趙東山堅主其說謂妾母本不登於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為夫子之特筆最支離不可解公羊譏世卿為得之近世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囚於鄭之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恐只是後人弄巧之說趙氏經筌亦云君氏不成稱謂古無是言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 王未葬也 正義曰釋所以不書王命之故

公羊 其稱武氏子何譏 何譏爾父卒子未

穀梁 其稱武氏子何也 未畢喪孤未爵未

命也

何註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使為大夫薄父子之恩

爵使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家氏鉉翁曰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於武氏子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為尚存之人武氏為已卒之大夫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曰某氏子云者

有父在焉故爾

案春秋大義重在諸侯不供王職與天家威令之不行爾其曰武氏子者蓋輕忽之辭以王喪大事而以乳臭出使取輕列國亦見其失政之甚若以王當喪未命與武氏子未命而使出使薄父子之愆失之小矣春秋所責者大何暇責及武氏之子乎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 同盟則赴以名

公羊 無傳

穀梁 諸侯日卒正也

趙氏匡曰左云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乎蓋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

孫氏覺曰左氏記楚公子圍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是當君卒赴諸侯已言嗣君之名矣故凡往來之國皆得記其名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彙纂曰趙氏匡駁左氏同盟之説極是孫氏覺又謂即位之初即以名赴似更有理家氏鉉翁曰諸侯曰薨降而書卒胡氏謂春秋貶之不與其為諸侯當時諸侯未必人人皆放恣無王而一切俱貶恐非春秋用法之意杜氏謂内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故不得不畧外以自異恐當如杜氏之説

癸未葬宋穆公

左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公羊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何危爾云云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穀梁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范註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案左公羊之說各異家氏則堂則主左氏曰讓美德也宋之亂由殤公不仁以怨報德不關宣穆之相讓趙氏木訥則主公羊曰後世有啓之賢不以傳務過於禹無朱均之子而苟遜以僭擬堯舜家氏深斥之愚謂家氏之說非也有國家者必傳嫡子嫡子歿則傳嫡孫一本相承覬覦自息旁及支庶且猶啓亂況矜讓弟之名乎宣公讓弟穆公穆公卒返其子至與夷馮而亂生宋太祖讓位太宗

太宗及身旋背之矣太宗號英明之主素友愛且所為若是況其不賢者乎家氏生於宋世而說經若此可謂不曉事者矣

又案公穀皆以不日為危愚謂此時非有變故無危不得葬之理此葢因日後之兵連不解造此義例爾春秋葬不日不月者皆係闕文即此可知其誤

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

左 州吁弒桓公而立 孔疏州吁不稱公子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畧耳自莊公以上弒君皆不

公羊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何註言欲當國為君故如其意使如

穀梁 嫌也弒而代之也 范註凡非正嫡則謂之嫌

書氏

國君氏

劉氏敞曰公羊謂不稱公子為當國非也諸弒君稱公子是公子而為大夫其不稱公子是未為大夫當國與不當國何足辨乎穀梁謂弒而代之亦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弒而代之乎

家氏鉉翁曰胡氏謂州吁以國氏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愚謂此方誅討亂賊未當追議莊公既往之咎

案州吁不稱公子是未命為大夫當以孔疏及劉氏敞之說為正程子及胡傳之說俱未安詳見亂賊表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　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以行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言故去其氏以貶之

公羊　翬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

穀梁　翬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與於弑公故貶也

趙氏匡曰春秋之初公室猶强若公實不許臣何敢固請而行蓋左氏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造此事端耳

啖氏助曰凡事各於本事襃貶豈有未弑君而先貶乎翬之不稱公子自為未命爾

案啖趙辨疑駁正三傳之說極精劉氏敞權衡意畧同愚謂春秋此書重在帥師不重在翬之氏與不氏也言帥師則翬主兵專國可知隱公不能早罷其兵權是以及鍾巫之禍與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同為千古炯戒胡文定之說精矣獨其謂去公子以謹履霜之戒則非也春秋之初諸侯猶請命於天子不自命大夫故隱桓之大夫多不氏如無駭翬挾柔溺及鄭之宛皆是也至莊公之世稍踰制矣故慶父稱公子以族氏要之重在帥師不重在公子與非公子也

衛人立晉

左 衛人迎公子晉於

公羊 立者不宜立也稱

穀梁 衛人者衆辭也立

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杜註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正義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宜與齊小白同文不書入於衛者是仲尼善其得衆故變文以示義也

人何衆立之之辭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葉氏夢得曰晉不稱公子未三命也

張氏溥曰州吁宜殺天下知之晉不宜立天下不知也春秋辨焉天下之父子君臣定矣

案三傳同謂人為衆辭晉非衛人所得立文定申其說當矣獨謂人絕其公子則非也晉不氏自為非三命與翬挾無駭同例胡氏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故立此義爾

高紫超氏曰文定謂隱不書即位為首絀隱公以明大法非也聖人欲正君臣之分不宜先自貶黜其君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之義於衛人立晉之文發之此與三傳前後俱脗合

案積齋或問曰或謂晉後日淫亂故春秋不與其立非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苟晉當立則立之安得預知其淫亂而不與其立乎愚於是而知宣公烝夷姜之事誣也果有其事當於桓公之初年如

此織德彰聞之公子石碏豈宜立以為君況晉此時出居邢國石碏又越境而迎立之創鉅痛深之後豈有此情理乎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左無傳

公羊始祭仲子也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

穀梁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

也

啖子曰案此時桓公之母喪始終正是考宮之時故知公羊說是

初獻六羽

左 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公羊 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穀梁 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胡傳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

趙子曰魯僭用八佾非一朝事須因此減數時書之

汪氏克寛曰樂舞之數降殺以兩諸侯既降于諸公則諸伯當降于諸侯而用二矣子男復何所用乎況禮經所記廟制堂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沓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

彙纂以用六爲善蓋本孔頴達善其復正之說不知書初獻所以明八佾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無所爲善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左　更成也

公羊　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

穀梁　輸者墮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彙纂曰渝平輸平三傳互異左以渝平為更成公穀以輸平為隳成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說於義為近但左氏謂變前惡而為和好則渝與平為二意葉氏胡氏諸儒多主公穀作輸而訓輸為納言其納平於我而變更前惡之意亦在其中文從公穀義從左氏似為得之

葉氏夢得謂鄭厚財幣以求平於魯如晉饑秦輸之粟相似

冬宋人取長葛

左 秋宋人取長葛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穀梁 久之也

彙纂曰經書冬左傳作秋杜氏預為秋取冬告引八年齊侯告成為証其義甚明劉氏敞謂左傳日

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云冬傳謂之秋似亦有理

案春秋時諸侯惟晉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因唐虞故俗理或然也此係宋來告宋為殺之後當用商正亦當差一月

七年滕侯卒

左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

公羊　何以不名微國也

穀梁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

名

啖子曰附庸之君及真夷狄皆有名況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

家氏鉉翁曰不名不葬諸說不同愚謂不名史失其名不葬魯不往會是以失書不容鑿為之說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 初戎朝於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公羊 其言伐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

穀梁 戎者衛也為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之執中國也

戎之

啖子曰不言執者尊天子之使故云伐也若言不與夷狄執中國其書夷狄侵伐滅入者豈皆是之乎又曰若衛寶伐天子之使改之曰戎是為衛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左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

公　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

穀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山之祊易許田	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啖子曰鄭人請祀周公已不近人情泰山非鄭封內本不當祀又何釋乎宛不氏案不命之卿來魯例名之不必以貶立說

案程氏端學曰經於隱八年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鄭伯以璧假許田乃在桓公之世與此別無關涉安得信傳而疑經趙氏鵬飛謂歸祊至假許已歷五年豈至是而後責償胡氏寧謂果易許則許當即時以歸安得須鄭伯假之而後與蓋前日鄭有宋兵而歸祊以結魯後日鄭乘魯有簒弒之隙

而假許田以要魯合之啖子之說則左氏信誣也左氏好以兩事合作一事生出牽扭不獨此一事為然也

無駭卒

左　公問族于衆仲對曰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

公羊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　隱不爵大夫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有未死而賜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亦有雖為卿而竟不賜族者如挾柔溺之後

無閭者是也無駭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為族是也春秋初年周制猶存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大夫世其官無不賜族而周制幾於埽地矣

李氏廉曰公穀以為罪無駭入極而貶之又以為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據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

公羊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

穀梁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

馬

也

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取三國之衆

趙氏鵬飛曰戴闢其前鄭扼其後一舉而取三師趙伯循疑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衆更以為鄭伯乘危取戴戴為鄭之附庸既屬于鄭何必取哉

賀氏仲軾曰鄭人之忿在三國而不在戴故因其在戴而伐取之左氏曰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是也

彙纂曰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四國已闢鄭乘其敝一舉而兼取之俱于情事未盡合獨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說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諸儒多從之于經旨為近

桓公

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

宋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春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

公羊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

穀梁

孔父先死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何以知其先死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孔氏父字也或曰為祖諱

焉　也

咲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

趙子曰按孔父之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何關君之不忍乎又曰不稱名為祖諱春秋乃魯國之史非夫子家傳安得祖諱乎

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

梁寡曰穀梁以孔父為字趙氏匡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為名杜氏預因為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為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

案孔氏歷引春秋之世以父為名者確有證據而劉氏君前臣名之義尤精蓋古人有祖孫同謚者如春秋之世有滕文公而孟子時亦有滕文公是也亦有祖孫同名者如桓八年書天王使家父來聘而幽王時先有作詩之家父是也家父亦是名而非字節南山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豈有不自稱其名者乎則父之為名益信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公羊 無傳 何註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故封之百里以廣孝敬

穀梁 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惡紀之朝桓故謹而月之也

范註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

劉氏敞曰春秋雖亂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左氏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爾穀梁謂謹而月之亦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是宜責之尤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

李氏廉曰公羊註謂加封百里穀梁註亦以為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子伯為闕文之故爾互見隱二年盟密

蔡伯鄭伯會于鄧

左 始懼楚也

杜註 頴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公羊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何註 二國會曰離時因鄧都得與鄧會

穀梁 無傳

彙纂曰公羊以為鄧與會正合隱元年盟宿之例杜氏以鄧為蔡地孔疏遂謂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其國都且因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與之結援其說似更有理

冬公至自唐

左 告於廟也凡公行

公羊 無傳

穀梁 桓無會而其致何

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 也遠之也

胡傳常事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桓公遠與戎盟而書至危之也

孔氏穎達曰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惟八十二其不書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

彚纂曰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杜註孔疏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為遠或以為久或以為危或以為幸失之鑿矣

黃氏仲炎曰隱盟戎不致此何以致穀梁曰危之是不然危桓而不危隱其說不通矣蓋春秋以與戎盟為恥隱不致隱猶有不得已之意焉桓策勲於廟是不恥其所恥故即其實而致之以志桓之罪

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左 不盟也

公羊 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

劉氏敞曰命于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

張氏洽曰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逮至戰國而魏齊會於濁澤以相王其後齊秦約共稱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

案公穀皆以胥命為善荀卿亦言春秋善胥命諸儒多從之而趙氏匡言凡會遇並是不盟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又並非賢君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至張氏洽申劉氏敞之說而極言其僭竊所至朱子謂其有理故彚纂亦並存之

案齊僖衛宣自此年後無一事當於人心齊則謀紀衛背魯于桃丘而更助齊與魯戰則此胥命乃結黨行私爾何善之有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	公羊	穀梁
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曷為以二日卒之恍也狂也甲戌之日亡乙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	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

趙子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即使再赴夫子亦當審定其實日何乃總載之公穀又謂狂而出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至眛其死日乎總之三

傳不知有闕文之義故多造事端此蓋經文甲戌之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而今簡脫之爾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左 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

彙纂曰左氏以為弱公穀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譏世官其義蓋相因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汪氏克寬駁之是矣

黃氏仲炎曰經稱武氏子仍叔之子以乳臭之童而任邦國之政子產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	公羊	穀梁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

張氏洽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來令案書州公曰實來以其不復國而畧之也

彙纂曰三傳皆以實來為州公來程子及胡傳亦同惟三傳以實來為承上文而程胡以實為州公之名張氏洽獨主三傳之說引證實來甚為詳核

案以實字為虛字張氏之說極為弄巧彙纂取之未審何故泰山孫氏曰闕文也師氏曰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實來岩嶼黃氏亦謂當如郭公夏五之類簡編脫誤據諸儒之說斷宜從闕文為是方氏苞亦曰如左氏之說則當書遂來奔或州公自曹來奔如鄭詹自齊逃來之例可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事以連及尚再舉其名況事不相屬時年已隔而徑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傳者傅會而為之說也

蔡人殺陳佗

左　無傳

公羊　陳君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

穀梁　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也陳侯喜獵

	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而殺之

趙子曰按左傳佗殺太子之賊故經不以人君稱之公穀不違此意妄云淫于蔡淫獵于蔡不近人情胡傳佗立踰年不成之為君者討賊之詞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之國不以佗為君

方氏苞曰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不以佗為陳君而殺之凡篡賊而稱君者見臣子不能復讎隣國不能討亂而成之為君也有一人能知其為賊而加刃焉則不問其情之

公私而皆以討賊之義與之所以使亂臣賊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杜註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

公羊 喜有正也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

何註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嗣故喜之

穀梁 疑故志之

范註文姜淫于齊襄疑非桓公之子

趙子曰穀梁云疑故志之此乃委巷之談不近人理

劉氏敞曰何以書貴也何貴爾世子也穀梁之云聖人豈至此乎且詩云展我甥兮詩人信魯莊為

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

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子矣

案春秋此書乃爲先君表其疑非疑先君爲齊侯之子也觀夫人之至自齊及與夫人如齊併此處俱詳書年月聖人未必不有意朱子之言亦自于穀梁有取倘若不書又重以文姜之詐後世不成

一重疑案乎　積齋或問獨取穀梁之說曰左氏所云乃春秋以爲常事不書爾春秋直書變常之事子同生雖非變常然假此以明非齊侯之子則是變常而已

案趙氏鵬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則穀梁之說爲得蓋是時皆以同爲齊侯之子故聖人因其生正其名而書之高氏閌謂齊襄文姜之淫蓋在同生之後此時未嘗亂也使不書其生則事不别白郝

氏敬曰當時人疑莊公非桓公子故特書所生年月以折羣議方望溪曰聖人特書以正其為周公之裔又猗嗟詩小序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人以為齊侯之子也据四家及詩小序皆與穀梁說脗合則信合乎人心之同然矣趙氏劉氏駁之非也家氏鉉翁亦從穀梁之說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　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註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公羊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穀梁　其名何也失國也

趙子曰據諸失國之君惟隨敵以歸者則書名若奔他國並不書名公穀之說非也此蓋以其用夷禮爾諸侯失國自辱其身猶至書名況行夷禮辱及宗廟見輕儕列而得不名乎

劉氏敞曰杜云辟陋小國賤之侯伯之爵豈小哉且上杞侯來朝雖不敬猶不書名計杞之國又非大於鄧穀也又經書夏而傳云春者傳以夏正記事

方氏苞曰穀鄧遠國近于荆楚故魯人視之如介葛盧郳黎來而以名書傳謂失地之君故名非也失地之君不可以言朝先儒謂以朝桓故貶亦非也朝桓而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異罰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 禮也

公羊 何以不稱使婚禮

穀梁 其不言使何也不

杜註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不稱主人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何註婚禮先請期然後親迎今王使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之不復成親迎之禮譏不重妃匹

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乎我也

趙子曰若合禮則常事不書左氏之說非也公羊謂婚禮不稱主人假令婚禮實不稱主人即當于

至紀之日但稱魯命可爾來魯未是婚禮何須不稱天王使榖梁謂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必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

案趙氏匡所駁三傳之說極是但謂天子嫁女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禮据莊十八年虢晉鄭使原莊公逆后則同姓諸侯為主確有可據魯以周公之後為王主禮舊矣榖梁謂不正其即謀于我非也公羊曰不言遂譏王不親迎而使魯亦非也孫氏復謂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迎之孔氏穎達謂文王親迎太姒乃身為公子迎在殷之世未可據為天子之禮然則春秋何以譏

譏曰譏專在祭公而不在王据經書祭公來與祭伯來同例蓋譏其私交也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此說最為得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　無傳

杜註季姜桓王后

公羊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何註書季姜歸者明魯為媒當有送迎之禮

穀梁　為之中者歸之也

范註中謂闗與昏事疏劉炫逆王后經不言歸則是魯不闗與昏事

李氏廉曰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為天地宗廟神民之主

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不詳也此極有見六年冬紀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而公告不能令辛王有命魯求昏之事故魯亟為紀謀不待請王命而遂使祭公逆之所以托紀而紀卒不免春秋詳

書紀事所以志天王之弱而齊之不道也

案此時不特魯不得保其姻家并天王亦不能保其后族春秋之世可知矣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　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

公羊　郎吾近邑也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乎圍也何以不言師

穀梁　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來戰者前定

齊人致餼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

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也

之戰也 謂先日結期戰不言其人謂不稱公也

趙子曰魯以周班後鄭既是正禮鄭雖小恨豈至興師即合當年構禍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報此小怨穀梁云前定之戰非也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不言及為内諱若果諱則但當不書敗

何須不言及

季氏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為此爾且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

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班耶

卓氏爾康曰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與齊同如紀衛又與齊胥命于蒲故三國來戰

案胡傳謂鄭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此主左氏而為之說爾其實非也鄭係小忿國又小于齊衛乃于五年之後報此宿怨牽動齊衛大國必不然矣且當日怨者鄭忽與莊公無預也此時鄭莊耄年忽又失寵明年即為突所篡方孤危不能自立請師于齊者將莊公請之乎鄭忽請之乎莊公豈能以子之故赫然興師報此纖介小忿乎齊之欲圖紀非一日矣蓋齊都青州府之臨淄而紀在青州府之壽光縣逼近肘腋不并紀則齊不得拓地一步故累年合鄭以圖之而魯為紀納后于天王齊僖猶畏名義終其身不敢加兵而心怨魯故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十年齊即為此

戰蓋因不敢犯紀而遷怒情事顯然甚明也觀經文以齊為首而趙氏匡與李氏本之說亦可互相發明劉氏敞亦謂果鄭人主兵經當先序鄭以見其罪何故反首齊以蔽匿鄭惡且鄭忽救齊之時經無魯人往齊者足明其妄矣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公羊 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也

穀梁 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于紀也

鄭人來請修好

日也

案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匡獨取穀梁之說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鄭宋而戰即當以鄭宋為兵主何得主齊紀乎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為之戰蓋齊紀結讎已久是二年齊合三國以攻紀欲遂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得免禍其踪蹟甚明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戰而不地于紀也若助鄭止當戰于宋鄭之郊無為戰于紀鄭厲新為宋所立而去年遽與魯及宋戰今年又助紀戰則必為責賂多之故爾案趙說極是孫氏覺及胡傳俱因之

劉氏敞謂前年魯及鄭伐宋戰于宋地故宋今歲來報怨戰于宋時在其城下可得言戰于宋今亦

戰於城下不可得言戰于魯故不舉地此主公羊之說春秋考異郵所云戰在魯之龍門民死傷者淵溝是也据此則亦當以來戰為文不得言及及者我及之也趙子曰不地者在紀都也無他義穀梁說是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 書不害也

杜註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

公羊 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何註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

穀梁 嘗必有兼甸之事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也

張氏洽曰常事不書今書者以壬申有御廩災之變遇災而懼未可以遽有事于祖考况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

李氏廉曰三傳惟穀梁得之公羊以為不如勿嘗而註者以為宜廢祭自責謬矣左註尤失實苟不害何必書乎故胡氏不時不改卜之說從趙子

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公羊 無傳 何註善諸侯征突録義兵也

穀梁 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范註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

應疑故責之

呂氏大圭曰或疑宋既責賂于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以為伐突救忽春秋諸侯離合之不常多矣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甚

彙纂左氏以為納厲公是也註公羊者謂善諸侯征突不知忽方在鄭突尚居櫟安得以伐鄭為征突乎穀梁曰疑辭夫會而後伐則謀已定矣有何疑乎

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

左　二公子以伋壽故怨惠公十一月左

公羊　衛侯朔何以名得罪于天子也

穀梁　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惠公

奔齊

家氏鉉翁曰朔殺兄篡國罪固當逐是以名以奔之而莊六年王人子突救黔牟春秋善之則知朔以有罪見黜于王而黔牟之立實王所命矣

彙纂曰左氏以為二公子所逐公穀以為得罪天子張氏洽兼而用之謂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王室欲討而後二子得行其志其說與情事甚合

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杜註桓侯無子故名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

公羊 無傳

何註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范註陳以力助

家氏鉉翁曰公羊以獻舞與季為兩人左氏謂季即獻舞諸儒多從公羊之說謂季以讓國而出獻

舞既立季乃自陳來歸所以貴而書字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夫獻舞失國之君季乃讓國之賢兩人賢否具見書法未訥乃是左氏而非公羊舛矣

彙纂曰蔡季非獻舞杜誤合為一人耳左氏止曰名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為君也先儒並主何氏之說而家氏鉉翁斷以書法尤為可信

案穀梁及范註意亦與杜氏同學者從何說可也

十八年葬我君桓公

左 無傳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

穀梁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不責

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何註時齊强魯弱不可立報故君子量力以恕之

踰國而討于是也

霞峰華氏曰賊在內必討而後葬仇在外可葬而後討討而後葬非慢于葬也以葬為之限也急于討賊不容一日緩緩之則逸矣葬而後討非緩于討也仇在外臣子之力不能即復責以必復仇而後葬苟其仇非歲月可復是將久棄其親而不葬也故寬其期于葬後然非曰仇在外可以不討也枕戈待旦誓弗與共戴天此志可一日忘乎下此如夫差之報越三年而後復之其亦可也如曰仇

在外非臣子之力所能復春秋從而恕之非聖人之心矣

案高紫超氏之論極精詳見凶禮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一